

泯灭人性的训练营

1

教官走后，就剩下我一个人在房间里。我抱着一丝侥幸的心理打开了那台电脑。明知道这里没有网线，没有讯号，但我还是抱着试一试的态度。电脑「吱嘎吱嘎」运行了半天才开机，我看了一眼，在意料之中，没有网络连接。并且这台电脑的操作系统还是俄文的。

百无聊赖的躺在床上，我不由得思索起一年之后自己的命运来。不管怎么说，我一定要活下去，我一定要回到中国，那里有我牵挂的一切。不知道李哥是怎么对阿果还有我的家人说的，能敷衍过去他们的怀疑吗？还有杨蒙，时间一长，她肯定就会忘了我的吧.....长途跋涉带来的身体劳累，再加上我伤势未愈，躺在床上胡思乱想了一会儿，竟然睡着了。

我被一阵声音弄醒。一个人走了进来，放下装着食物的盘子，然后锁上门出去了。

我确实有些饿了。人处高原，总是饿的很快。尤其是在海拔高，温度低的情况下，人体容易消耗大量能量。

桌上摆放的两块面包，一碗稀粥，还有一盘肉粒跟蔬菜拌在一起的沙拉。吃起来味道还可以，我便吃了个干干净净。

每次来送饭的都是同一个人，面无表情，好像僵尸一样，放下饭就走。有一次我用英语问他：「嗨，你们这里有电话吗？」他看了我一眼，一句话没说就出去了。

半个月后，我被放出来了，感觉自己真像是出狱的犯人一般。可是没过两天我就明白了，我只不过是从一个小一点的「监狱」，到了一个大点的「监狱」而已。

养伤禁闭结束后，我得到了一个编号：1221。教官对我说，在这里，这个就是我的身份标识，这一年里它将取代我的名字。我很奇怪，因为这个数字正是我的出生日期。教官还告诉我，在这里一切都要听从命令，对于不服从命令的拳手，会遭到当场射杀。

我感觉这里简直比北冰洋还寒冷。

接下来我立刻投入到了紧张而残酷的训练之中。早上五点起床，每当我还在睡梦中的时候，教官就会带着全副武装的军士冲进宿舍，大声喊着：「起床，去跑步，你们这些猪！」我们只有争先恐后的穿上衣服，在十几名武装军士的监视之下，绕着训练营连续跑上一个小时的步。在高原上跑步尤其消耗体力，我第一次跑的时候喘得像个打气筒。跑完之后，腿肚子竟然还抽筋了。要知道，在基地的时候，每天早上十公里的长跑都是必练的，可在这里却这么费劲。

早上五点起床，晚上九点睡觉。除了每日三餐以及留下的半个小时的食物消化时间，其余的时间都在训练。这种大幅度的全天性训练在开始的时候差一点累垮我，直到一个多月后才适应过来。

训练营里有二十多个拳手，只有我一个亚洲人，其他的几乎都是体格高大的白人，还有两个黑人和一个黄色皮肤的，不过他是印第安人。我不知道他们都来自哪里，也不知道他们是否都要去参加黑市拳峰会，更不知道他们的姓名和过去。在这里，我们之间的交谈很少，几乎是没有话说。当结束了一天的训练之后，疲劳使得我们回到宿舍倒头就睡，第二天还在睡梦中就会被教官吵醒，连滚带爬的下床去跑步。

训练营里并没有规定拳手之间不得交谈，我们之间的冷漠完全是自发性的，谁也没有什么话要对谁说。所以我能知道的，仅仅是他们的编号而已，就像他们对我的了解一样。

教官只是在时间上全程监视我们，他并不负责具体训练。除了他之外，还有一个教官是负责每天的具体训练的，我们称之为「第二教官」。

第二教官跟芯片一样，是一个来自蒙古的男人，高大健壮，强悍的如同狮子一样。他在相貌上已经把蒙古人的血统发挥的淋漓尽致，那粗犷的线条和野性的肌肉犹如草原上的成吉思汗，霸气外露。我终于明白当年蒙古人为什么能够在科技文化和兵器冶炼都不发达的情况下，纵十几万骑兵而征服天下，灭掉无数让世界为之扼腕的文明古国。

第二教官的英语说得很蹩脚，但这丝毫不影响他和我们之间的沟通，因为大部分的时间根本就不需要说话，用看的就已足够。第二教官在讲解强化扫腿力量的时候，根本就没有说什么，而是对着那硕大的沙袋连续三个凶猛的扫踢，踢完之后，沙子「哗哗」的漏了下来。无声胜有声，他的身体动作比任何语言都更有效果。

这家伙小腿的胫骨，简直就如铁打的一般。这样的人若是放在正规格斗的擂台上，也许早已经成为一个优秀的拳手而蜚声各国。但他如今只是受雇于俄罗斯黑手党的一个格斗教官，我甚至连他的名字都不知道。

这就是每个人的生活轨迹不同。有的人出生就含着金钥匙，有的人一生打拼也只是以布衣而终。命运这东西，没什么好说的。

在这里训练的拳手水平都很高，不客气的说，几乎都跟我是一个级别的。我虽然是黄种人，但经过长期艰苦的训练，在这里跟这些高大强壮的白人黑人在一起，也丝毫不显劣势，除了在身高上有些差距——这个是后天无法弥补的。

在这里的训练已经跟招式无关，因为每个人的技术都已经非常娴熟。除了大量的变态的体能训练之外，训练还有另外三个重点：速度，力量和硬度。

速度和力量都取决于肌肉的爆发力。训练营的健身器械非常少，但利用的相当充足。通过快速的三分之二连续深蹲，身体负重的百分之三十引体向上，负重并且腹部击打式仰卧起坐，以及连续硬拉……等等各种各样的大量训练来强化格斗肌肉，使得肌腱更加健硕，收缩更为有力，瞬间的爆发速度更快更充足。在这里的每一个拳手，身上都找不到无用的脂肪。每一寸肌肉都为格斗所需要，都准备为爆发而燃烧。

而身体的硬度取决于骨骼的硬度。锻炼骨骼硬度的过程是极其痛苦的，他们采用了一种中国古代曾经使用过的方法，据我所知，这种锻炼方式至今还被一些练习硬气功的人所采用：用坚

实的木棍在小腿的胫骨以及手臂上来回的碾，发疼发热之后再由轻及重来回的敲。敲完之后，再进行强化扫踢和打拳训练。训练营里有一种用小石子填充的沙袋，非常沉重，就是专门锻炼骨骼硬度的。

在击打这种沙袋的时候，拳面、足背以及小腿经常会磨的皮开肉绽。所以这种沙袋的表面上沉淀着许多拳手的血迹，颜色斑驳，深深浅浅，好像云南的素布扎染。

这样残酷的训练下来，训练营所培养出来的已经不是拳手，而是一群战斗机器。这里的人一个个面色沉静，眼光冷酷，不苟言笑。我本来还有些柔软的心随着每天残酷的训练而逐渐坚硬起来，在无形中接受了所有拳手默认为的价值观：适者生存，视死如归。

2

西伯利亚很快迎来了严寒的冬季。这里的冬季寒冷而漫长，有关它的种种传言绝对不是盖的。黑桃 K 曾经说过的那句「能冻炸你的肺」我算是深有感触。

在冬天即使最冷的时候，这里的训练也是每日照常。在基地训练时，每个星期还有一天休息的时间，但在这个由俄罗斯黑手党控制的训练营里面，却连一天的休息时间都没有。那个时候我才想起养伤被关禁闭的那半个月才是最美好的时光，

训练营里没有暖气，也没有任何其他取暖设备，白天训练的时候还好，持续性发热，不过一停下来超过五分钟，身上的汗水就有冻结成冰的趋势。为了让自己保暖，只能发疯一般的训

练。到了晚上，宿舍里面就是一个大冰库，裹着被子蒙着头都能感觉到脑后嗖嗖的凉气。

冬天早起跑步是最痛苦的事情，真是不愿意脱离那个温暖的被窝。西伯利亚冬天凌晨的空气尤其寒冷，当跑步大口喘气的时候，那冰冷的空气好像无数把钢针撒在了你的肺里。

跟在基地的训练不同，这里不进行实战练习，只是疯了一般磨练每个人的基本技术和击打力量。第二教官用蹩脚的英语告诉我们，拳手最厉害的程度是一击必杀，不管面对任何人都能爆发出摧毁性的力量，用最直接的招式解决对手。过多繁琐的技术只会让你丧命。我们这种程度的拳手再进行实战练习是毫无意义的，想要面对日后的拳赛活命的话，只有练习如何把自己的攻击速度和力量提至极限。

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所有人，包括我，都像机器一般的刻苦训练。我的心灵随着磨练日渐粗粝，几乎没有时间再去想阿果以及其他任何的人。

西伯利亚的气候对人类的生存简直是一种摧残，虽然我们能以强壮的体魄抵御这种寒冷，但并非人人都是金刚不坏。除了我之外的另一个黄种人，就是那个印第安人，他在一个晚上终于发出了不堪忍受的呻吟。

我在睡梦中被吵醒，因为他的床铺就在我的旁边。我想再次睡去，可这个印第安人痛苦的喃喃声就像梦魇一般在我耳边徘徊。我翻来覆去折腾了好一会儿，终于忍受不了，探过去身子问：「1106，你怎么了？」

「哦.....抱歉，我想我应该是感冒了，浑身火烧一样的难受。」
印第安人喃喃说道，他的声音听起来很虚弱。

我在床上坐了一会儿，知道这并不关我的事，可我还是穿上衣服说道：「1106，你等一会儿，我去给你叫医生来。」

「别出去，」他却叫住了我：「熄灯之后随便出去，外面站岗的士兵会射杀你的。你根本没有时间说明你的理由。」

我听着他那虚弱的喘息声，问：「那怎么办？」

「没事.....你不要管我。」他转过了身子，不再说话。我走过去，用手摸了摸他的额头，烫的吓人。

「你着凉了。」我能感受到从他鼻子里出来的气息都是滚烫的。像他这样顽强的拳手，如果不是被感冒烧的浑身难受，是不会发出呻吟声的。我问他：「你有退烧的药吗？」

「没有，你不要管我了，赶紧睡觉吧。」他虚弱的说：「谢谢你，1221。」

我也想睡觉，明天一早还要跑步呢。可就在我床边，有一个人正被感冒发烧折磨的死去活来，还让我怎么睡得着？我想了一下，决定用自己的办法帮助他。

「有硬币吗？1106，我想我能帮助你。」

「我的床铺下面有几枚硬币。」印第安人虚弱的问我：「你要做什么？」

我从他床铺底下摸出了一枚硬币，翻身上了他的床说道：「刮痧。」

不管他身上骑的是男人还是女人，以他现在的身体都已经无力反抗。我把他扳过去，掀开他的衣服露出后背。印第安人的情绪忽然激动了起来：「1121，你要做什么？」

「放心吧，我不是同性恋。」妈的，我可没有爆菊的爱好。我一边用硬币从他的颈椎顺着脊椎骨刮下去，一边说：「我现在用中国的传统疗法帮你缓解一下痛苦。」

我并没有学过中医，但我有一个非常爱好中医理论的姥姥。在我小的时候不管是着凉还是腹泻还是感冒发烧，她一律用刮痧帮我治疗，好像这个技术可以包治百病似的。并且我每次痊愈的都很快，也不知道是她的方子管用还是我体质好。

被刮痧的人是很痛的，因为在反复摩擦皮肤的时候必须用力，把藏在毛细血管下面的热毒给逼出来。这印第安人的后背肌肉比较结实，皮肤又粗糙，我只能下手重一点，他呻吟的更厉害了。旁边一个白人翻了个身，瞅着我们说：「你们在干什么？」

我没法解释，只能更用力的刮痧，在手臂即将抽筋的时候终于完成了这项工作。我拍了拍印第安人的肩膀：「行了，我只能做这么多了。你赶紧休息吧，睡个好觉。」

「不管怎么样，谢谢你，1221。」印第安人用手摸了摸自己火辣辣的后背，很明显，他根本不知道我为什么要弄的他如此生疼。

我上床，睡觉。不知道是我对他的安慰起了作用，还是刮痧的疼痛冲淡了感冒的难受，印第安人没有再发出痛苦的呻吟，我也很快进入了梦乡。到第二天早上，第一教官像闹钟一样准时冲进了宿舍，大声喊着：「快起来，出去跑步，你们这些死猪！」

我连滚带爬的穿衣服穿鞋，忽然背后被人拍了一下。扭头一看，印第安人站在我身后，一脸真诚的说：「1221，谢谢你，我感觉好多了。」

「中国古代智慧。」我冲他点了点头出去跑步了。我不能和他说太多的话，那教官的眼睛可尖着呢。

在吃早饭的时候，印第安人终于找到了跟我说话的机会。从他不错的精神头来看，这家伙恢复的是差不多了。他问我：「你昨天在我身上做的，那是什么疗法？巫术吗？」

「不是巫术，那叫做刮痧，是中国传统的一种治疗方法，中医认为，人有阴阳寒热，人体得病都是因为阴阳不和、寒热失衡所致。通过刮痧，可以疏通经络，扩张毛细血管，逼出隐匿在毛细血管之下的热毒，平衡阴阳。」我费劲的用并不熟练的英语解释着这些拗口的理论，也不知道他听明白了没有。

印第安人愣了半天，忽然来了一句：「酷！」

「你听懂了？」

「不大懂，但感觉不错。」他点了点头。

「额.....1106，你真的是印第安人吗？我怎么感觉你不太像呢？」

「我是纯种的印第安血统。」他用高傲的语气说道：「这样的血统已经很少了。不过你不要以为我生活在部落里，我在洛杉矶生活了好多年。」

「洛杉矶？」我问：「那你怎么会来到这里？」

「为了我的妻子，还有我的孩子，他今年已经两岁了。」印第安人的眼神黯淡了下去，「如果我不来的话，他们就会遭殃。我没有办法。」

我拍了拍他的肩膀：「别难过。我跟你差不多。」

「砰！」忽然一双大手猛的按在了餐桌上，我吓了一跳，抬头看去，第一教官那双蓝色的眼睛正狠狠的盯着我们：「小子们，聊的挺好啊。现在，你们都给我训练去！」

「教官，我们还没吃完。」我举着自己的餐盘说。

「那是你的问题！早餐时间已经结束，现在你们马上给我滚开！马上！」教官狠狠的叫道。

3

不管怎么说，在这个如同北冰洋一般冷酷的训练营里，我还有一个平时能说话的朋友，就是这个印第安人。虽然我们之间的交谈也并不多，虽然我最后连他的名字也不知道，只是叫他

的编号「1106」，但在这如同机器一般训练的日子里，总算是对心灵上一个小小的慰藉。

西伯利亚漫长而寒冷的冬天终于过去，气候又慢慢的转暖起来。我原来一直讨厌夏天，讨厌炎炎烈日和汗流浹背，但是在西伯利亚生活过之后，我觉得夏天的炎热简直是造物主对人类的一种恩赐。

在训练营里的训练也已经接近末尾，将近一年的时光就这样逝去了。如果就这样离开，就这样去参加黑市拳峰会，不管结果如何，我对这个训练营还会有一些温馨的回忆。但是，在这里发生的一件事情，却让我无比的憎恨这个训练营，无比的憎恨黑拳的世界，甚至无比的憎恨西伯利亚。

我永远都会憎恨那一天。2007年7月15日，西伯利亚，普托兰纳高原训练营。

我们所有的人，二十多个拳手坐在训练馆里。第二教官，也就是那个强悍的蒙古人，他突然宣布要让我们两人一组进行实战格斗。

所有人都很奇怪，因为之前第二教官说过，以我们的水平，再进行实战练习是没有意义的。一个白人问道：「教官，你不是说过，没有必要进行实战练习吗？」

「不，我并没有让你们进行实战练习，今天训练的内容是最后一项：杀人的心理。你们要在任何时刻都保持心理的冷酷，一旦面对敌人，不能有丝毫的仁慈。」第二教官的声音冰冷，

「今天你们两人对战的拳手中，只有一个能够活下来。也就是说，你们必须杀死对方。」

举座大惊！我真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这不是要让我们自相残杀吗？我以为这么变态的事情只有在电影里才能见到！没想到，却要真真的发生在自己的身上！

「1003，3026。你们两个第一组。」第二教官的声音不夹杂任何感情，「开始。」

两个高大的白人站了起来，不敢相信的看着对方。他们两个都只是站着，谁都没有动手。1003 忽然喊了起来：「不，教官，我不能这样做！」

虽然我们之间的交谈并不多，有的人一年也没说过几句话，但是毕竟在一起生活训练了这么长时间，潜移默化中，说没有感情那是假的。黑拳手也是人，他们只是为了不同的目标和信仰走进了这个世界。他们在拳台上可以残酷，因为那是他们的敌人。而在这里，面对的都是共同生活训练的队友，都是一张张熟悉到不能再熟悉的面孔。

「1003，我警告你一遍，立刻，开始！」第二教官冰冷的说道。

1003 看着对方，脸上的肌肉轻轻抽搐了一下，他往前走了一步，愣住了，然后猛的跪了下去，双手抱着自己的头低声喊道：「哦，不，该死，我不能那样做……」

「砰！」突然的一声枪响吓了我一跳。等我回过神来时，1003 已经躺倒在了地上，一动不动，身下的血正在缓缓弥漫。一直站在旁边的第一教官把手枪插回枪套，毫无表情的说道：「我想你们都应该知道，不服从命令的后果是什么。」

两个卫兵把 1003 的尸体抬走了，只留下了一滩血迹。跟我一起训练了一年的拳手，眨眼之间就没了，死的比一只鸡还容易。我的心好像被一只大手狠狠攥住，快要喘不上气来。

「1114，现在跟 3026 一组，格斗开始。」第二教官沉声说道，声音如同来自地狱的召唤。

想反抗是不可能的，周围都是全副武装的军士，手中举着自动步枪对着我们。在这种情况下反抗，只有死路一条。1114 站了起来，表情如同死灰一般的向前走去。

3026 刚才目睹了自己的对手被当场射杀，我看到他的双手都在微微颤抖。不光是他，我的手也在微微颤抖。我从来没有那么的害怕过，好像未知的死亡就在前方等着我一样。

3026 跟 1114 两个人搏斗在了一起，很快的，3026 便把 1114 打倒在地。1114 捂着自己的软肋在地上痛苦的蜷缩起了身体。第二教官朝 3026 说道：「杀死他。」

倒在地上的 1114 抬起头朝 3026 看了一眼，眼神中全是惊恐。3026 嘴角抽搐了一下，用拳头朝着 1114 的脑袋狠狠打去，发出了「砰砰」的闷响。1114 的身体蜷缩的更厉害了，像一只被冻起来的大虾。3026 连续打了几拳后，猛的站了起来大声吼道：「不，我不能这么做，你们这群婊子养的！」

「砰！砰！」两声自动步枪的点射！枪响过后，1114 和 3026 都躺倒在了地上。3026 的头上有一个洞，他还在睁着愤怒的眼睛。我艰难地转过头，看到两个士兵的枪口正冒出缕缕的青烟，刚掉的弹壳在脚下兀自滚动。

我感觉全身冰冷。即使在西伯利亚最严寒的冬天，我都没有这么冷过。

一眨眼的时间内，三条人命没有了。他们都是各个地区最强的拳手，他们在擂台上生存下来，摧毁过无数对手，经历过无数磨难，通过了如同炼钢一般的考验，可是在这里，只是弹指之间，他们那顽强的生命便灰飞烟灭，匆匆谢幕。我甚至连他们的名字都不知道。

愤怒和恐惧交织在一起，我真的没有想到，杀人，竟然可以如此简单。

我相信不光是我，所有人都被震撼到了。下一组上来的拳手没有再犹豫，随即展开了剧烈的厮杀，一个黑人把一个白人狠狠的打倒之后，用地面技里的「断头台」紧紧的扼住了那白人的脖子。黑人痛苦的吼叫了一声，猛的加大了力量，双臂夹紧上提，我都听到了颈椎断裂的声音。白人的脖子被强大的绞杀力量所扭断，他不停挣扎的双手一下垂了下去。由于他的颈部被黑人粗大的臂膀所扼制，所以在临死的时候甚至连呻吟都没有发出一声。不过一分钟的时间里，一个鲜活的生命草草结束。

训练营锻炼的成果终于凸显了出来，我想他们满意了。在这里，格斗搏杀变得非常迅速，同样实力的两个对手，不会超过两分钟的时间就能分出生死。因为每个人的速度和力量都被锻

炼到了极限，每个人都拥有强悍的拳法和不惧疼痛的摧枯拉朽的扫踢。谁一个不小心被对方击中，那么他将无法承受这种自己也拥有的力量。

我紧张地从每一个拳手的脸上扫去，不知道会给我安排谁对战，我谁都不想杀死，也不想被他们杀死。我看到了 1106，那个印第安人，他跟我一样黑色的眼睛里面布满了忧伤。瞬间，一股糟糕的预感占据了我的大脑！

在前面几组结束之后，第二教官叫到了我的编号：「1221，1106，格斗开始！」

我的心脏开始剧烈的跳动！果然，我果然猜到了，他们果然要安排我跟 1106 做生死对战！这并不是因为我俩都是黄皮肤，也不是因为我俩实力相当，而是因为在这个训练营里，我们两个的关系是最好的。第一教官他深知道这一点。

这就是他们想要看到的结果！这就是他们要培养拳手「冷酷心理」所采用的训练方式！这就是他们那无耻的想法！

